

徽學研究資料輯刊

朱萬曙
胡益民 主編

(清)段玉裁 鮑桂星等撰

清代徽人年譜合刊

薛貞芳 主編 何慶善 審訂

黃山書社

朱萬曙
胡益民 主編

徽學研究資料輯刊

(清)段玉裁 鮑桂星 等撰

清代徽人年譜合刊



薛貞芳 主編
何慶善 審訂

黃山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徽人年谱合刊 / 薛贞芳主编. - 合肥: 黄山书社, 2006. 4
ISBN 7 - 80707 - 374 - 8

I. 清... II. 薛... III. 作家 - 年谱 - 徽州地区 - 清代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445 号

书名: 清代徽人年谱合刊

主编: 薛贞芳

出版: 安徽出版集团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 张向奎

装帧设计: 丁明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35.625

字数: 630 千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全二册): 110.00 元

前言

近二十年來徽學研究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徽商研究、徽州土地制度和土地關係的研究成果最爲令人注目，其它如徽州宗族研究和徽州文獻、徽州文書、新安理學、徽派建築、新安醫學、新安畫派、徽劇、徽州樸學等諸多方面的研究亦有不少成果問世。然而，綜觀徽學研究，我們發現在衆多的研究成果中，對徽州學者的系統研究成果占的比重還不多，更沒有一部系統的徽州學術史專著，這是一個明顯的薄弱環節，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徽州學術，從宋代的朱熹到清代的戴震，從新安理學到徽州樸學，人才輩出，影響甚大。如何在這令人眼花繚亂的徽州學術中理出頭緒？答案是從徽州學人着手，逐個進行資料整理進而進行學術整理，不失爲一種最佳途徑。其中，徽州學人的年譜可以說是全面瞭解其生平事迹、學術生涯、學術傳承、學術成果以及學術觀點等的捷徑。爲此，我們編校了這本《清代徽人年譜合刊》，旨在爲研究徽學，特別是徽州學術史的研究者提供參考。

關於徽人年譜，首先須對「徽人」作一個界定。目前學術界通行的認識，「徽人」包括徽州本籍人士和寄籍人士。本籍中包括僑寓外地和在外取得商籍的徽州籍人。關於寄籍，許承堯在《歙事閑譚·寄籍》中引《郡志辨證》解釋云：

吾州人多客游於外，往往即寄其地之籍以登第仕宦者，京師歙縣會館題名，以本籍列於前，寄籍列於後，此例可謂至當。郡志甲乙第，亦宜用此例。「人物」一門，併宜考之史傳，及其人著書所自署之地以為斷。

原注云：「如朱子從宦而寄籍，而朱子猶自稱新安。此皆與本籍無異。若居他籍代久，而未嘗自稱，雖灼然知為徽人，要當按其時代，附本籍後，既不沒其祖居之貫，而觀者亦可無訝也。」

可見在許氏看來，對於入外地籍的寄籍徽人，只要在著作上自署新安人或徽州某縣，或雖未自署但在本籍徽州有較多活動和影響的人物，均應視為徽人。故在清代北京歙縣會館觀光堂題名榜上，寄籍他鄉的潘亦雋、潘世恩、潘曾沂、潘祖蔭、徐元文、徐乾學、徐秉義、江德量等人均榜上列名（《歙事閑譚·清代歙京官及科第》）。這種對徽州

籍人和寄籍徽人的界定方法，無疑可供我們今天研究徽州人物時作參考。我們這次選編整理的年譜，在搜選清代徽人年譜時，基本上採取了這一傳統做法，但對於占籍外地超過三代且生平活動與徽州及徽州學術沒有什麼關係的人，則不予列入。

本書的選編及整理原則如下：

一、着眼學術貢獻大小選定譜主。

本書所收年譜譜主有江永、汪紱、程廷祚、戴震、程瑤田及凌廷堪、汪中、洪亮吉等十二人，大多為徽州學術史乃至清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略述如下：

章學誠和梁啟超認為：「乾嘉學術，吳、皖中分。皖派領導人物是戴震，而戴氏之學，其先來自江永。江氏以治《禮》為長，兼通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在學術風格上注重考核，不務空談。戴震非常推重江氏在訓詁學上的貢獻，認為自漢京師鄭康成後「罕有儔匹」。後人多視江氏為皖派經學的「開宗」。

與江永同時併稱者有汪紱，婺源人。其學亦以宋五子為歸。朱筠督學安徽，上其遺書，並為立木主，與江永同祀紫陽書院。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評價二人說：「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風未歇，江、汪二人，亦一遵舊統，以述學為正，惟汪尚義

解，其後少傳人；江尚考核，而其學遂大，則有清一代尚實之風，群流所趨，莫能獨外耳！」

另有程廷祚，也是當時一大儒。程氏兼通群經，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皆能竟委探源。梁啟超認為「綿莊之學，以習齋爲主，而參以梨洲、亭林，故讀書極博而皆歸於實用」。而胡適則大膽論證出程氏是顏李學派的第三代，並認為他的哲學思想對戴震影響甚大，因而戴震應爲顏李學派的第四代^①。程氏以「禮」代「理」的思想，尤爲戴氏以後傳者所樂道，如凌廷堪、焦循、阮元等。

戴震，其學術成就和影響使之成爲一位劃時代的人物。戴氏之學博洽精深，卓然而立，流風所披，遍及南北，受到普遍的承認和推崇。戴氏除了考據學上的成就，還建立了唯物主義氣一元論的哲學體系，他揭示程朱理學「以禮殺人」，是對理學的終結，其深度前無古人，也超越了他的同時代人。

程瑤田和戴震、金榜俱出於江永門下。程氏對江永學術風格的繼承無出其右，其學精研訓詁、制度、名物、聲律，戴震自稱「尚遜其精密」；他對義理、曆算等也「無所不

① 錢穆先生對此有異議，認爲戴震思想雖與顏李之論相通，而未必爲承襲。

賅」。同時，程氏對朱子和桑梓的恭敬也頗似乃師，江、程二人是新安理學向皖派經學過渡中的關鍵人物，故錢穆先生認為「欲求東原與里堂、次仲議論思想轉接處，不可不治易疇」^①。

凌廷堪是戴震私淑弟子，其論學，極尊戴氏，是皖派經學中的重要人物。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論及「徽學之流變」時有一個總結：「夫徽、歙之學，原於江氏，胎息本在器數、名物、律曆、步算，以之治禮而獨精。然江氏之治禮，特以補紫陽是未備。一傳為東原，乃大訾朱子，而目其師為婺源老儒。再傳次仲，則分樹理、禮，為漢、宋之門戶焉。」這段話是非常精闢的見解，可見正是凌氏分樹理學與禮學，才分立起漢學和宋學的門戶。

汪中、洪亮吉，原皆歙人。汪家古唐，汪中曾手書自號「古唐倦翁」^②。洪家洪源，洪亮吉的母親是明末徽州著名的理學家和抗清志士金聲的孫女。汪中寄籍揚州，成為揚州學派的中堅。其治學範圍十分廣博，最突出的是對先秦子學的創造性研究，與戴震、

①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略謂：「欲探求戴震與焦循、凌廷堪思想轉接處，不能不研究程瑤田。」
② 參見許承堯《歙事閑譚·汪中洪亮吉皆有表見》。

章學誠成三峰鼎峙之勢。他的著述繁富，其中《述學》是其代表作，為後世所推重。洪亮吉寄籍常州，亦為揚州學派的中堅。在史學、方志學上的成就突出，其原神論思想和人口學上的卓見對後世都很有影響。洪氏一生多次回徽州掃墓祭祖、探親訪友，與汪中關係甚好，其《更生齋文甲集》中記述汪中栩栩如生。二人和徽籍學者們均交往密切，學術上也常有切磋。

總之，乾嘉中徽州學者無論本籍、寄籍，有許多卓有建樹者，對徽州學術和蘇、杭、揚、常等地的學術文化均有相當大的推動，對整個清代的學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俞正燮稍後於以上諸人，梁啟超在《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中評述：「清季皖南學寢衰矣。道、咸間尚有黟縣俞理初正燮、涇縣包慎伯世臣兩家，學皆雜博。慎伯好談經世之務，而理初長於局部的考證。」俞氏之代表作《癸巳類稿》和《癸巳存稿》頗有影響，俞氏主張男女平等和對列強、鄰國和邊境的研究亦難能可貴。

除上述的諸位學術家之外，其他幾位譜主也均具有一定的成就。如吳玉搢是著名的金石學家；鮑廷博是著名的刻書家和藏書家；汪士鐸是著名的史學家；鮑桂星是文學家；潘亦雋、潘世恩、潘曾沂、潘祖蔭一門四世，不僅是達官顯宦、藏書家，潘亦

雋還是一位書法家，潘祖蔭是著名的金石學家和收藏大家。

稍感遺憾的是還有數位學術上頗有影響的譜主未能一併收入，如金榜、馬曰琯、吳翌鳳、汪由敦，年譜已失傳；江有誥的年譜現存海外，一時難以找到。但可以說，清代徽州學人有年譜見存（需點校）的，基本上已囊括其中了。

二、選擇最佳年譜為底本，而校以他本。

首先，根據年譜作者進行選擇。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論及年譜類別時認為：「自撰年譜比較好，撰述真實可信」，子弟朋友及弟子門人為其父兄師友所撰年譜之價值略遜於自撰年譜，但是譜主有價值和作者學識高則更具價值。第三類是後人補作或改作昔賢年譜，雖然時間隔得比較長，但此類譜往往出自大家之手，又參考衆多資料，其中不乏精品。本書所選收的自撰年譜有：

《覺生自訂年譜》，鮑桂星自撰，卒時為其弟珊補注；

《草心閣自訂年譜》，徐景軾自撰；

《三松老人自訂年譜》，潘亦雋自撰；

《思補老人手訂年譜》，潘世恩自撰；

《小浮山人自訂年譜》，潘曾沂自撰。

上述潘亦雋、潘世恩、潘曾沂是祖孫三代，潘世恩名魁天下，位極人臣。潘亦雋和潘曾沂亦都是名重一時的文人雅士。潘氏一門出了九位進士，其中一位狀元，兩位探花，潘曾沂有一方印章，文爲「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翰林之家」。潘氏還是顯赫的官僚世家，其中出了兩位軍機大臣。與一般的官僚世家不同，潘氏還是非常著名的文獻世家。潘氏一門均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且具有學者本色，其中學術家、文學家、文獻家、藏書家、金石學家、書畫家不乏其人。潘氏由經商寄籍外地，但始終保有徽商「賈而好儒」的傳統，潘氏的家族發展史在徽州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本書在潘氏現存的八人八部年譜中選擇了四部（四世），作爲特例收編。上述三部潘氏自撰年譜文字平實自然，所述內容真實可信，對家族的記述傳承有序。同時，還有清代的一些政治、經濟、文化等珍貴史料，對研究潘氏家族史和清史有一定的價值。

本書所收第二類子弟朋友及弟子門人爲其父兄師友所撰年譜有：

《吳山夫先生年譜》，友人丁晏撰；

《戴東原先生年譜》，門人段玉裁撰；

《洪北江先生年譜》，門人呂培撰；

《凌次仲先生年譜》，門人張其錦撰；

《黃侍郎公年譜》，門人顧鎮撰；

《雙池先生年譜》，門人余元遴之後余龍光撰。

另有江永、汪中二人年譜爲其子孫所撰。在以上諸譜中，梁啓超先生特別稱贊「東原譜爲最上乘，雙池譜次之。蓋皆出於其最得意門生之手，能深知其學也」^①。這裏需交待的是，戴震有段玉裁和今人魏建功所撰二譜；洪亮吉有呂培和今人林逸所撰二譜；凌廷堪有張其錦和今人陳萬鼎所撰二譜，本書均選擇了門人所撰之譜。

本書所選收第三類年譜有：

《顏李學派的程廷祚》，胡適撰；

《程易疇先生年譜》，羅繼祖撰；

《鮑以文先生年譜》，王立中撰；

《俞理初先生年譜》，王立中撰，蔡元培參訂；

《汪梅村年譜稿》，趙宗復撰。

上述諸譜中，胡適所撰程譜最佳，頗能反映胡氏「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同

① 余龍光祖父余元遴乃汪紱門生，梁啓超此說有誤。

時，該譜的撰寫風格也與一般年譜有異，它的第一部分爲按年繫事之年譜，第二部分則全是作者的論述。這裏也需要交待的是，本書二十二部年譜僅胡譜行文爲近代白話文。之所以作爲特例收入，是由於考慮到程廷祚在徽州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不可或缺；同時，也因爲胡譜的質量上乘。王立中所撰鮑廷博、俞正燮二譜也頗見功力。鮑譜特點正如《例言》中所說：「近人撰年譜，往往將時之大事及聞人生死載於當年之下。此譜但選其有關校刻書籍或先生之師友，按年分繫之，不泛及也。」此譜爲研究鮑廷博藏書、刻書、著述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俞譜則可供研究譜主學術之參考。

其次，各年譜在多種版本中儘量搜選善本爲底本。如戴震、凌廷堪、俞正燮之譜以《安徽叢書》本爲底本；洪亮吉年譜以《四部叢刊》本爲底本。其他年譜，如《鮑以文先生年譜》爲安徽省博物館所藏唯一稿本；北京圖書館藏《汪士鐸年譜補》亦爲稿本，二譜均保留有大量眉批，極有價值，應爲國內珍本。北京圖書館藏《吳蘇泉公諱紹燦年譜》、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覺生自訂年譜》、安徽省圖書館藏《程可山先生年譜》都是鈔本。程譜亦留有大量佚名眉批，彌足珍貴。南開大學圖書館藏《程易疇先生年譜》是石印本，且爲合刻本形式，把朱筠、程瑤田、段玉裁三人的單譜合刊爲《朱程段三先生年譜》。汪紱和汪中二譜則分別見收於《汪雙池先生叢書》和《江都汪氏叢書》，亦均爲質

量上乘的佳本。

三、分工校點，譜前說明，分則見木，合則成林。

本書所收年譜底本之外，參校了譜主有關傳記資料、譜主作品和有關書籍，結果校出名號缺誤、年齡生卒缺誤、籍貫缺誤和出處、作品奪字、衍字等數百條。例如：

關於戴震生卒：戴震生於清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夏曆爲十二月二十四日，公曆應爲一七二四年一月十九日。年譜內各年歲數，依公曆分別減一歲。

戴譜引《國語·齊語》「溥本肇」。原書爲「溥本肇末」，韋昭注：「溥，等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也。」段譜脫「末」字。

戴震人都時間：錢大昕自編《年譜》、王昶《墓志銘》和《湖海詩傳》、凌廷堪《戴東原先生事略狀》等均說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即戴震三十二歲時。而段撰《年譜》、洪榜《行狀》則說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即戴震三十三歲時，段、洪據他人回憶，而錢、王皆屬親歷，當以爲實。

又如，吳玉搢丁譜謂其名玉搢，字籍五，號山夫。段譜補入晚號頓研、鈍根。許承堯《歙事閑譚·歙之金石學家》（卷二）有一段記載可作佐證，其云：「吳玉搢著《金石存》十五卷，考據精博。向有鐫本，爲波臣取去。後李雨村於京師見鈔本，題鈍根老人

編，不知何人。王述庵司寇誤語以『鈍根』爲博學鴻詞趙搢，李因刻入《函海》。近李芝齡侍郎重刻於浙江學政署，乃知爲山夫先生著述。」說明《函海》中將吳玉搢錯成趙搢，原因就是字號弄錯了。

類似以上訂誤還有很多，作品中奪、衍、錯字有的一譜中即有數十條。另有對於譜主的里籍訂誤也值得一提，如汪中一向被認爲是揚州人，其實其遷居揚州尚不過三代，汪中自己也曾自書「古唐倦翁」。潘氏家族歷來被稱作吳縣潘氏，可是細讀《年譜》及其它資料，其實潘氏至潘亦雋還是用「商籍」考試，歙縣原籍依然存在，而且潘氏亦經常回籍掃墓祭祖、探親訪友。其他寄籍人士也大多如此。

本書所收年譜每譜前寫有點校說明，介紹譜主生平、主要成就及影響，介紹作者的情況、版本源流、參考資料及該譜的特色和價值。同時，各說明還特別梳理出譜主們之間的學術源流和交往，可觀當時之學術風氣。例如《戴東原先生年譜》點校說明中論及戴氏爲學過程，指出戴氏二十歲時，回到休寧，先後拜同邑著名學者程恂和江水爲師，爲學大進。後又與鄭虎文、汪中、黃仲則、江水、鄭牧、汪肇澐、程瑤田、方希原等人先後聚集於大徽商汪梧鳳的不疏園讀書講學。入京後與當時著名學者均有交往。後又與程

瑤田、金榜、凌廷堪等新安雄俊之士「往來山間，淬以經術文章相濾互，號稱極盛」（《安徽通志館列傳稿》卷三）。

《凌次仲先生年譜》點校說明中論及該譜作者凌氏門人張其錦時介紹他「聽到凌氏去世的消息，即徒步趕到歙縣訪先生遺書，無所收穫，又北去江蘇海州，於敗簾中擲拾殘稿，借住在寺廟裏輯錄以歸」。「《禮經釋例》在先生去世前幾個月已由好友阮元刻於杭州。其錦遂將凌氏的另一重要著作《燕樂考原》刻於家塾曲肱亭。其錦奉父命彙刻凌氏遺書，但因力綿暫綴，後在阮元、朱錦琮二位大人的贊助下，終於得完父命。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裏贊嘆其『可謂不負師門矣』，又說其『精研章句，不墜師承』。可見對他的評價是比較高的。」這段作者介紹還是很有特色，十分感人的。

又如潘亦雋、潘世恩、潘曾沂、潘祖蔭（四世）年譜點校說明開篇即點明：「在現存的清代徽州年譜中，歙縣潘氏引起了我們極大的興趣。潘氏現存有潘兆鼎、潘亦雋及他的侄子潘世恩、孫子潘曾沂、潘曾瑩、潘曾綬、潘曾璋、曾孫潘祖蔭八部年譜。這些年譜內容傳承有序，脈絡清晰；作者多是譜主自己或兒孫、兄弟，語言平實，撰述可信，譜中記有大量政治、社會、學術方面的第一手史料，是非常難得的研究潘氏家族和清代歷史的資料。」由於字數太多，本書選擇了四部年譜進行點校，亦是本書的一個特例。

總之，每部譜前的點校說明就是一篇小論文，和年譜一起可以單獨成篇。二十二個單篇合在一起，分而見木，合則成林，形成了本書的一個特色。

四、編輯附錄，着眼全局，開闢相關學術視野。

本書後有兩種附錄，附錄一爲《譜主研究論著索引（一九〇〇——二〇〇三）》，收有論著索引條目近千條。根據該索引所示，戴震的研究目前已發表公開論文五百多篇，專著十餘部。其中有不少學術大家的文章，日本和中國臺灣學者的研究亦很有成就。江永的研究目前僅局限在音韻學上。程廷祚、程瑤田、汪中、凌廷堪、洪亮吉、俞正燮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其他人物的研究還有待開拓。

附錄二爲《徽人年譜著錄》，凡著錄譜主九十人，譜二百二十一部。其中唐代一人，宋代五人，元代四人，明代十六人，清代五十八人，近代六人。以「清代徽人」爲譜主的數量當占年譜量的一半以上。這說明徽州年譜的寫作，在清代有一個大發展的時期，與徽派樸學（考據學）的發達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徽人年譜譜主的範圍包括各種類型人物：

（一）達官顯宦：上起軍機大臣、大學士，下至州縣官吏均有涉及。如軍機大臣、大學士有曹振鏞、潘世恩、潘祖蔭等譜；尚書、侍郎有徐乾學、汪由敦、胡寶瑔、朱同、程